

从计划 到市场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计划 到市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 / 世界银行《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编著；蔡秋生等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8

书名原文：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ISBN 7-5005-3141-9

I. 19… II. ①世… ②蔡… III. 经济发展-概况-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333 号

图字：01-96-0904 号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 Y. 10016

© 1996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 W., Washington, D. C. 20433 U.S.A.
First Printing June 1996

版权所有，未经牛津大学出版社事先准许，本书任何部分不得翻印，或用可复原的系统储存，或以任何形式及方法，如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任何方式翻制。

本书是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成果，其中的看法未必反映执行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准确无误，并对任何人引用其中的观点和数据引起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书所附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资料，并不表示世界银行的任何部门对任何地区的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世界银行〕 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制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475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0 元

ISBN 7-5005-3141-9 / F · 2931

前言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是本项年度系列报告的第19辑，其主题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国和越南——向市场导向型经济的转轨。

影响着世界大约1/3人口的这种转轨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近年来，全球贸易与私人投资迅猛增长，它通过自由的市场为就业、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增长创造了巨大的潜力。但是这些国家中政府主宰的经济体制受到官僚控制和低效率的制衡，它极大地阻碍了市场的运转，因而不可能长期保持人类福利的改善。虽然这些体制保证了就业与社会服务，但它们是以生产率和总体生活水平，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在一些国家中，由于政策扭曲，低效率地使用自然资源，以及工厂陈旧老化，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虽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必需的，但它并不是轻而易举地能实现的。在实施变革的某些关键因素中，一些国家非常成功，而其他国家则滞后许多。总体上看，转轨曾经并将继续持续地对人民生活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一些正进行转轨的国家中，生活水平有短期的下降；而在另一些国家中，人民生活福利则明显改善。不过无论何地，游戏的基本经济规则已经改变，而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民与其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关系，更不用说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了。

本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探索转轨中国家的经验；确认哪些方法可以起作用，而哪些方法不能起作用；并指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过它并没有

泛泛而谈。本报告认识到，它所考察的国家在国家历史、文化与政治体制上差异甚大；实际上，它也探讨了这些非经济因素与经济成果之间的关系。不过本报告也得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为所有改革中国家及关心改革国家的人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它深刻地论述了以下两个内容的极端必要性：其一是通过开放贸易与市场机会使经济自由化；其二是通过降低通货膨胀并执行财经纪律，实现经济稳定化——并长期坚持这些政策。报告还讨论了改革企业及扩大私营部门的必要性，同时应重建社会保障系统以对付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影响。报告还讨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即：为了使市场高效率地而且公平地运转，从长期来看，必需要有明确的产权以及广泛的私人所有权。

在讨论使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转的体制方面，本报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论述了公共机构、法律制度、金融机构以及教育与卫生体制如何使市场经济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些机构应具有如下特点：有助于建立并执行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允许市场交易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进行；减少腐败和犯罪的机会；动员及配置资源；以及积累人力资本。报告还讨论了转轨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使自身与全球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必要性。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机构，是有助于这些国家支持并继续进行它们已经实施的改革的一种重要方法。

除了这些有关转轨的基本技术性及体制性因素之外，本报告还讨论了人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如何保护人民避免受到转轨带来的安全感和收入上的损失；如何有助于应付市场经济中增加的流

动性及对劳动者技术诀窍的要求；他们的孩子如何必须接受教育及医疗保健，使他们为国家所渴望的繁荣作出贡献。这又使我们想起了最早提出的转轨的真正原因以及撰写本报告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如何释放这些国家人民的巨大才智及能量，如何使他

们实现国家的理想：使全体公民享有充满机会与福利的未来。最后，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转轨是否成功，并不单纯看国家财富、投资或生产率的统计数字，而且要看居住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



James D. Wolfensohn

世界银行行长

1996年5月31日

本报告是由 Alan Gelb 领导的小组编写的。小组主要作者有 Nicholas Barr, Stijn Claessens, Cheryl Williamson Gray, Peter Harrold, Francoise Le Gall (IMF), John Nellis, Zhen Kun Wang 和 Ulrich Zachau。编写工作得到 Annette Brown, Gregory Kisunko, Tatiana Proskuryakova, Sarbajit Sinha, Stoyan Tenev 和 Triinu Tombak 的帮助。Gilles Alfandari 和 Laszlo Urban 也参与了本报告的编写。Stephanie Flanders 任本书的主编。本书是在 Michael Bruno 的全面指导下完成的。

世界银行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其他人士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材料（见参考文献说明）。世界银行国际经济局提供了数据附录，并负责部分世界发展指标的编制。本报告的工作人员有：Amy Brooks, Kathryn Kline Dahl, Joyce Gates, Stephanie Gerard, Cathe Kocak, Jeffrey N. Lecksell, Brenda Mejia, Hugh Nees, Beatrice Sito 和 Michael Treadway。设计工作由杂志组担任。Rebecca Sugui 任写作小组执行助理，助理人员有 Daniel Atchison, Elizabeth V. De Lima, 和 Michael Geller。Maria D. Ameal 任行政官员。

本报告的起草大大获益于背景材料及咨询会议与会者提供的文献。与会者名单见参考文献说明。

名词解释和资料说明

本报告使用的部分术语

公司管理。一般是指所有者对企业经营管理实施的监督与控制。

外延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或交易行为对行为者或行为团体以外的人所造成的成本或收益。

基尼系数。是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一种标准方法，是参照实际分配与理想的收入公平性状况之间的差异而计算的。

硬预算约束。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知道，中央政府为他们所制订的预算是固定的，企业亏损将不会由政府一般收入或由中央银行来弥补，那么这时就存在硬预算约束。

非正规化。指游离于受到法律规章及税收制约的那部分经济之外，且涵盖于官方经济统计中的经济活动。

自由化。除另有说明以外，它一般是指经济自由化：放松或取消政府对国内交易、价格及市场的限制；放松或取消政府对与国外交易的限制，国内货币与外国货币自由兑换，反之亦然（可兑换性）；放松或取消对企业自由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

市场失误。是指这样一种形势：市场系统性生产的某些商品与服务多于或少于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最适宜的水平。

道德危害。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由于保障的存在或对补偿性政策的预期削弱或扭曲了对审慎行为的激励。

私有化。使用了其狭义上的概念，指国家处置企业、土地或其他资产的行为；而不是指广义上的概念，即不是指使企业或经济转向私有制方向的任何行为，也不是指使国有企业行为更加类似于私人企业的倾向。

寻租。是指利用和操纵法律或政府权威以得到或占用经济租金的行为。这种租金是从超过使某种生产要素维持其现有用途所需的生产要素中获得的收入；这种租金可通过获得对某种所有权不明确或维护不力的资源的权力，或通过可带来人为的短缺的政府政策的改变来得到。

宏观经济稳定。是指宏观经济实现稳定，或通

货膨胀、整体经济失衡（如财政赤字）以及经常项目逆差等国际收支不平衡受到控制并降低。

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所有或大部分企业为地方政府所拥有，但是当地人拥有内在的产权。

国家组别

世界银行为了业务和分析的目的，对国家进行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被分别归入低收入、中等收入（还可细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类别。此外，还使用了按地理区域、出口额和外债水平的其他分析组别。

由于人均 GNP 随着时间而变化，各收入组别中的国别构成可能会与上一期报告中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一期发展报告所用的分组方法一经确定，那么所有的历史数据都是按照相同的国家分组方法提供的。本年度的报告所使用的根据收入划分的国家组别定义如下：

低收入国家指那些 1994 年人均 GNP 在 725 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指那些 1994 年人均 GNP 在 725 美元以上、8956 美元以下的国家。对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按 1994 年人均 GNP 为 2895 美元作了进一步划分。

高收入国家指 1994 年人均 GNP 在 8956 美元以上的国家。

全世界代表所有国家，包括数据很少和人口不足 100 万的国家；它们未分别列在主表中，而在世界发展指标技术注释的表 1a 中列出。

根据收入进行的国家组别划分不一定反映发展状态（在世界发表指标中，那些被联合国或本国当局划分为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国家，均以 ↓ 标示）。在本报告中，“国家”这一术语意指经济范畴，并不代表世界银行在法律上或领土地位上的看法。

其他分析组别

在本报告中，为了分析的目的，中东欧（CEE 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

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及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也是这一组别的组成部分，但本报告对它们未进行讨论。

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 (NIS) 是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及乌兹别克斯坦。

分析中使用的以上两组转轨国家的构成中，还应加上蒙古、中国和越南。

本报告还对如下国家进行了更细的分组。波罗的海国家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维谢格拉德国家指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受到地区性冲突严重影响的国家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及塔吉克斯坦。

现已解体的前共产主义阵营的贸易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 (CMEA) 在 1989 年的成员有：保加利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以及越南。

到本书出版时为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成员国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某一特定年度 OECD 国家的数据指该年度该组织成员国的数据。

数据资料说明

10 亿为 1000 百万。

1 万亿为 1000 十亿。

吨为公吨，等于 1000 千克或 22046 磅。

美元系时值美元，另有说明者除外。

增长率是根据不变价格数据使用最小平方方法计算得出的，另有说明者除外。见世界发展指标技术注释中对该方法的详细说明。

数据中的符号 /，如“1990 / 1991”，指该段时间可能少于两年，但跨越两个日历年，指一个作

物年、一个调查年或一个财政年度。

符号 · · 在表中指数据不详。

符号 — 在表中指数据不适用。(在世界发展指标中，空格也指数据不适用。)

表和图中的数字 0 或 0.0 指零或少于半个所用计量单位的数字，或尚无更准确的数字。

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所有数据截止日期是 1996 年 4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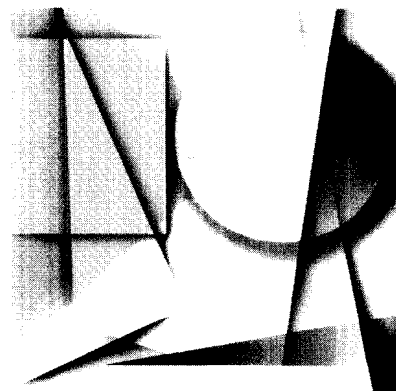
由于可获得的更佳的资料不断更新，不变价格基准年的改变，以及收入和分析组别中国家构成的改变，本期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历史资料数据可能与以往各期的数字有出入。

其他经济学及人口统计学术语见世界发展指标技术注释的定义。

缩略语

CAP	共同农业政策(欧洲联盟)
CEE	中东欧(见上文的“其他分析组别”)
CMEA	经济互助委员会(见上文的“其他分析组别”)
EBRD	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
EU	欧洲联盟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P	国民生产总值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NGO	非政府组织
NIS	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见上文“其他分析组别”)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见上文“其他分析组别”)
PPP	购买力平价
TVE	乡镇企业(见上文“本报告使用的部分术语”)
VAT	增值税
WTO	世界贸易组织

目 录



名词解释和资料说明	vii
绪 论 了解转轨	1
第一部分 转轨的挑战	7
第 1 章 改革的模式、进展和结果	9
第 2 章 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	22
第 3 章 产权与企业改革	44
第 4 章 人民与转轨	68
第二部分 巩固改革的挑战	87
第 5 章 法律机构与法律规则	89
第 6 章 建立金融体系	100
第 7 章 塑造一个更好、更精简的政府	112
第 8 章 投资于人民与经济增长	125
第 9 章 转轨与世界经济	134
第三部分 结论	143
第 10 章 结论——以及未竟议程	144
参考文献说明	150
附录: 转轨国家的部分指标	173
部分世界发展指标	179
专 栏	
1 在世界市场上进一步落后了	3
2 计划体制的环境遗产	4
1.1 东德: 迅速的转轨	10
1.2 初始条件和体制改革	16
1.3 转轨国家的数据问题	19
1.4 越南: 东亚条件下的大胆改革	21

2.1	能源和其他家庭必需品的定价问题——需要分阶段地实行自由化吗?	24
2.2	中国的双轨制价格改革	24
2.3	来自地下的资料: 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和代价	27
2.4	贸易政策和业绩: 爱沙尼亚和乌克兰的例子说明二者的紧密联系	31
2.5	转轨加上正确的政策有助于改善环境	33
2.6	通过通货膨胀实现再分配: 俄罗斯的经验	38
2.7	什么是政府对付企业间拖欠的最好办法? 加强财经纪律	40
3.1	匈牙利和波兰债权人领导的企业重整的创新方法	46
3.2	乌克兰煤炭工业的调整	48
3.3	新西兰确保企业改革的成果	50
3.4	中国的乡镇企业	51
3.5	环境责任是私有化的严重障碍吗?	54
3.6	自然垄断企业私有化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的方法	57
3.7	归还所有权的赞成和反对意见	59
4.1	为什么贫困和不平等难以测定	69
4.2	妇女与工作: 转轨有帮助吗?	74
4.3	家庭的应付机制	76
4.4	匈牙利和拉脱维亚对收入转移支付的改革	81
4.5	南非发放养老金的创举	83
4.6	能否用国家财产为养老金融资?	85
5.1	不为动产提供贷款吗?	91
5.2	保护投资者: 从无到有的公司法	93
5.3	通过交叉的司法管辖控制腐败: 美国的例证	98
6.1	俄罗斯激进的银行业改革	102
6.2	波兰银行业改革: 对现有银行进行整顿的方式	103
6.3	银行私有化是必要的, 但难以实施	105
6.4	中国新的政策性银行	107
7.1	深入虎穴: 向全俄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征税	121
8.1	转轨是杀手吗?	130
9.1	业务技术培训有益于培训方和受训方的业务	141

正文附图

1	对苏联工业的投资和收益率	3
1.1	中东欧及俄罗斯公众对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态度	12
1.2	各国的经济自由化	14
1.3	私营部门产出占 GDP 的份额	15
1.4	按财产类型和国家组别划分的私有化	16
1.5	按改革类型和国家组别划分的机构和社会政策改革	17
1.6	部分转轨国家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20
2.1	部分转轨国家相关历史场合 GDP 的下降与恢复	26
2.2	自由化与 GDP 的增长	28
2.3	按国家组别划分的产出下降与恢复的时间剖面	29
2.4	自由化与累积的 GDP	30
2.5	中国 GDP 的增长与通货膨胀	34

2.6	对财政赤字的银行和非银行融资	37
2.7	按国家组别划分的通货膨胀的时间剖面	39
2.8	部分国家(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储蓄率与 GDP 增长	42
3.1	6 个转轨国家城市地区的住房所有权	62
3.2	累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64
4.1	8 个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	70
4.2	4 个转轨国家按收入五等分得出的收入的变化	72
4.3	CEE 国家和 NIS 的失业与工资状况	77
4.4	中国就业的构成	78
5.1	人均经济增长与政府可信度	96
6.1	流通中的货币	103
6.2	部分国家股票资本市值和股票交易额	110
7.1	按国家组别划分的政府改革与自由化程度	114
7.2	部分转轨国家人均 GDP 和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率	116
7.3	部分转轨国家政府开支的分类	118
7.4	部分转轨国家按来源划分的政府岁入	120
8.1	部分转轨国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儿童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测验成绩	127
9.1	按地区划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资本流入量	138
9.2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官方发展融资	139
9.3	按国家组别划分的官方资本人均净流入量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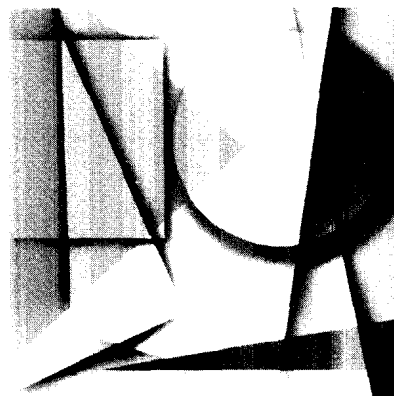
正文附表

1	转轨开始时的指数	2
1.1	转轨期间的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社会指标	18
1.2	俄罗斯和中国: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21
2.1	中东欧国家和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的贸易政策和出口业绩	31
2.2	自由化和部门的结构改组	33
2.3	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36
3.1	大型企业私有化途径间的权衡	52
3.2	7 个转轨国家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方法	53
4.1	部分转轨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71
4.2	部分转轨国家的人口结构和负担每个养老金领取者的缴款者人数	81
8.1	教育内容需要改革的方面	128

附 录

A.1	基本社会经济指标	174
A.2	经济增长指标	175
A.3	通货膨胀	176
A.4	部分人口统计指标	177

了解转轨



1917—1950年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了建立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试验。最早是在前俄罗斯帝国和蒙古，而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在中国、北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及模仿的国家），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到目前，这项试验的失败引发了与那些同样的国家变化进程相同的根本性变革的动机，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宣言》对19世纪资本主义危机到来的描述，用于今日转轨中国家的形势倒是贴切不过的：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转轨的长期目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改革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以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转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包含的系统性变革：改革必须深入到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中，深入到规范行为及指导组织的体制之中。这使得它既成为一种社会转轨，也成为一种经济转轨。在其他许多国家中也必须进行类

似的变革，因而转轨的经验对它们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但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的规模和强度比较，大部分此类改革计划显得相形见绌。

本报告首先从叙述28个国家大量的令人困惑的事件及政策变化开始，以探寻我们从任何成功的转轨中得到什么启示，以及这种转轨如何坚持下去。这种转轨现在仍在进行之中；许多重大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还有这么多事有待去完成这一事实，使得总结到目前为止转轨的主要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计划经济的遗产

卡尔·马克思已经推断出，社会主义将首先要在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资本主义。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的确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尤其是在欧洲。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拥有更多农民的国家发生的，在这些国家中，经济发展与促进工业增长被视为与公平的分配一样重要。计划制度曾经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或者说低效率的）国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表1）。但是这种制度远不象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定，其原因是计划方式内在的低效率是无处不在的。计划制订者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以代替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随着往来关系（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基本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这种制度已被

表 1 转轨开始时的指数

(除另有说明外, 均为百分比)

指标	转轨中国家					相比较的国家			
	CEE	俄罗斯	其他 NIS 和蒙古	中国 ^a	越南 ^a	低收入国家 ^b	印度	中等收入国家	OECD
人口与收入									
1989 年人口(百万人)	122	149	139	1102	64	1002	850	1105	773
1990 年人均 GNP ^c (1990 年美元)									
《世界银行图表集》数据	2268	4110	2141	404	188	320	380	2220	20170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4647	6440	4660	1000	..	1086	1090	4289	15615
转轨前增长率 ^d	1.5	1.9	2.3	4.9	..	3.4	5.8	2.9	3.0
经济结构									
1991 年城市人口占 总人口百分比	61	74	58	18	19	28	27	62	77
1989 年投资占 GDP 的百分比 ^e	34	34	31	35	16	21	24	25	22
1989 年工业占 GDP 的百分比	51	50	40	48	23	28	29	36	31
能源使用(每 1 美元 GDP 消耗的千克石油当量) ^f	0.81	0.91	0.71	0.38	..	0.14	0.21	0.41	0.31
人力资源									
1989 年基尼系数 ^g	26	24	24	30	36	46	34	45	33
1989 年人口出生时的 预期寿命(岁) ^g	71	69	70	70	66	56	60	68	77
1991 年文盲率	3	2	2	31	12	41	52	17	<5
货币与汇率指数									
M2 占 GDP 的百分比	53	100	75	25	19	33	46	41	78
1989 年黑市汇率溢价	331	1828	1822	..	464	87	12	101	0

.. 数据不详。

注: 每个国家组别的估测数都是按人口加权的平均数。

a. 中国的资料是 1978 年数据, 越南是 1986 年数据, 另有特别注明者除外 (比如 GDP 增长率, 能源使用, 基尼系数及预期寿命)。

b. 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c. NIS 和蒙古是 1991 年数据。

d.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实际 GDP 平均年度增长率; CEE 国家和比较国家是 1980—1989 年数据, NIS 和蒙古是 1980—1990 年数据, 中国是 1966—1978 年数据。

e. 国内总投资。

f. 按购买力平价使用 1992 年美元计算; CEE 国家是 1990 年数据; NIS、蒙古和比较国家是 1992 年数据; 中国是 1980 年的数据, 由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算。

g. 中国是 1980 年数据, 越南是 1992 年数据。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料; 国际货币基金有限公司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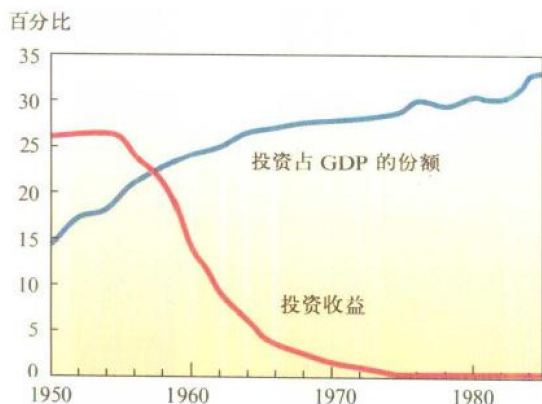
证明对工业不利, 对农业更不利。此外, 对个人积极性的压制要求实行一套严密的控制措施。最初, 这些控制是建立在政治信仰以及为之献身的起先锋作用的党的基础上的, 但这种方式随后往往演变成个人崇拜以及精英阶层滥用其社会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计划方式的深层次低效率日益突显出来。诸如机械制造业及冶金工业等重工业受到重视, 而消费品的发展严重滞后。在 50 年代, 苏联公开宣称其获得了比较高的年度增长率

(根据官方的估计平均每年为 10%), 随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 60 年代平均年度增长率为 7%, 70 年代为 5%, 80 年代只有 2%, 而在 1990 年经济增长萎缩了。这种趋势是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 自 50 年代中期开始, 资本投资的收益开始稳定而迅速地下降 (图 1)。东欧也受到了类似的停滞的影响。苏联是一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 它从 1973 年和 1979 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中获得了收益; 但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它的制成品严重短

到 70 年代为止，苏联的投资几乎或完全没有收益。

图 1 对苏联工业的投资和收益率



资料来源: Easterly 和 Fisher, 1995b.

缺，而且质量逐渐下降，这些都是经济停滞的明显标志（专栏 1）。

社会指标也开始恶化，更进一步证明这种制度出现了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健康指标迅速改善，开始接近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但是，在 60 年代中期，它们开始出现停滞，继而甚至开始逆转：1966 到 1980 年间人口预期寿命减少了两岁。这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后者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了 3—4 岁。

中国不太彻底的计划经济也未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免受停滞的影响。1955—1978 年间，总体（总和要素）生产率下降了，尽管它对重工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或者也许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投资。大跃进（1958—1960 年）带来的饥馑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中国社会受到政治的冲击，使共产党准备进行变革。许多地区已开始了地方性改革的试验。农民们尤其感到集体农业政策损害了生产率及生活水平。由于共产党在农村具有强大的基础，农民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分量，因而改善经济状况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目标。越南和蒙古

改革的动力与中国有所不同，越南经历了 40 年的战争，它急于从战争中恢复经济。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个国家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依赖于苏联的补贴。两国都必须打破与世隔绝的状况。

因此，绝大多数此类国家都取消了所有的或部分地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转轨。并非所有国家走的都是同样的道路。虽然这些国家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大量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远不是铁板一块。它是由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资源条件的国家组成的。虽然中欧和东欧（以下称 CEE）及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以下称 NIS）在 1989 年以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过渡到多党制民主的政治变革，但至今为止，无论是 1978 年就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还是越南，都没有进行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因而各国在转轨的出发点、战略及成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的时期放开过价格控制、开放贸易，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其成功程度有所差异。但正如上文所述，各国的转轨是不同的。它并不是简单地采用或修改一些政策或计划，而是从一种经济组织模式过渡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经济体系中的基本习惯与规则往往是

专栏 1 在世界市场上进一步落后了

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有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CEE 国家和苏联在产品质量上落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到 1985 年，CEE 国家机器设备出口所得收益还不到所有出口国类似产品平均单位价值的 30%，而且这些出口产品在技术上往往要落后 20 年。质量的差异在包括电子产品的消费品中最为明显，反映出它们的国内购买者对产品质量没有施加影响。一份研究发现，到 1990 年，在芬兰市场上，苏联小轿车的价格只及西方同类轿车的 1/3（表 1）。产品质量的降低反映出这种体制带来的刺激力不够，而且它与世界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隔绝了。虽然进口了大量的西方资本货物，但这也已被证明没有带来产品的明显改善。

无处不在，而且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因而人们往往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越是精心确立的习惯和规则，越不会被有意识地反映出来。在这些国家中，诸如教育系统、青年与劳工组织、企业与农场工作的组织与监督，以及向公众传播信息之类的机构，是精心培养起来为官僚性的分配过程及中央计划更广泛的目标服务的。这些机构具有家长式统治及限制性的特点，它们提供商品及服务以满足基本的需求，同时对个人的选择设定严格的限制，向公众灌输反市场的宣传。因此，要使转轨顺利进行，这些国家必须超越经济工程，重建社会制度的体制基础，创建文明社会——这是一项浩大的议程，需要有多年时间才能完成。

转轨对经济的挑战正对转轨本身构成威胁。计划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有些国家通过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贸易联系互相往来，但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与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联系。几十年的官僚主义分配方式带来了严重的扭曲，一些部门（尤其是重工业）建设规模过于庞大，而另一些部门（轻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仅苏联经济可能就有 1/4 的部分是单为军事服务的。

的。相对价格与市场格局严重背离，这意味着部门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或明或暗的补贴。能源、住房、公共交通及大宗食品特别便宜，而耐用消费品，如果可得到的话，往往也是质次价高。普遍的短缺使企业面对的是卖方市场，因而很少有提高质量的积极性。由于企业几乎完全是国家所有的，它们缺乏明确的产权，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明确的产权可以促使企业努力工作并取得盈利。企业很少有理由来有效地使用投入物，而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激励来囤积劳动力及原材料。许多企业增值为负值：如果按照世界价格，它们投入物的成本可能会超过其产出的价值。由于重工业占主导地位，能源价格较低，以及对投入物的浪费性使用，使得这些国家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增至市场经济国家的几倍（表 1），而且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专栏 2）。

因此，转轨必须是包括创造、适应与毁灭在内的复杂过程。随着受压制的部门和经济活动的迅速增长以及建设过度部门的收缩或调整，排长队购物应让位于市场，短缺经济应让位于有多种选择的经济。产权要被正式确立并进行分配，大量财富不再由国家所有及控制。要转变或取代旧的机构和组

专栏 2 计划体制的环境遗产

30 多年来，计划经济国家的重点是通过量化的生产目标来提高产量，而对成本考虑甚少，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价格严重低估。传统的重工业的发展是高度优先的课题，这些工业往往使用煤作为主要能源。不论在何地，如此规模的工业发展对环境都是灾难性的。但在计划经济国家中，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低廉，因而导致过度使用，从而使它们对环境的影响雪上加霜。这种制度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即将新投资作为解决所有工业问题的方法。对现有企业进行许多小的改进以提高效率和质量，这是良好的工业管理的核心，这种哲学对它们而言几乎是陌生的。凡是参观转轨中国家工厂的人，总是会看到它们在采取厂房管理措施以减少渗漏和污染排放方面有改进的余地——良好的工业管理与环境状况是相辅相成的。即使有些工厂的污染控制设备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但它的维护状况及营运实践都不好，这意味着其

营运效率只达到了设计效率的一小部分。环境的改善很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包括管理文化及法规执行上的变革。

由于任意排放污物而引起的环境负债目前几乎不被人知，但其数量却是相当大的。有些环境损失是不可逆转的：对咸海的破坏就是一个生态灾害，它同样是因提高产品产量的愿望而引起的，在本例中是指棉花。黑海的污染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NIS 中尤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核废料的污染。不安全的核反应堆及被废弃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残余是人们关注的另外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现在已经停止了，因为各国风险的严重性不同，而且可选择方法的成本也不同。它们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步骤来改善控制与安全设备、运转程序以及维护——但是并未做更多的工作。

织,要求有新的技能和态度。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应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经济风险。当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需要发生此类变化。但就转轨国家而言,它们变化的规模要大得多。比如,转轨国家在5年时间内已使30000个大中型企业私有化了。而在1980—1991年的11年中,世界其他地区大中型企业私有化的数量少于7000个。转轨中国家只有当它们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改革达到与它们收入水平相当的建立市场经济很久的国家差不多程度的时候,它们才算完成了转轨的过程。

对转轨的总结

本辑《世界发展报告》试图通过仔细分析两个系列的贯穿中心的问题,来总结转轨的经验与教训。第一个系列问题是第一部分的主题,它涉及转轨的最初挑战,不同国家如何应付这些挑战,以及其他国家可能会如何应付。

■ 转轨政策及结果的差异是否反映了不同的改革战略?或者说,它们主要反映了各国不同的一些因素,如历史及发展水平,或者同等重要的是,反映了同期进行的政治变革的影响?

这个问题涉及转轨的最广泛的课题。由于各转轨国家的改革战略及其成果差异甚大,因而探寻一下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差异是很自然的,也是很重要的。本报告所传输的中心信息是,坚定而持续地实施良好的政策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报告也显示出,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也会影响这种差异:一国的领导人能取得什么成就,甚至他们试图取得什么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经济的内在结构;管理或机构能力;政治制度动员与沟通公共舆论的方式。选择与现实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不仅影响着转轨早期阶段的成果,正如第1章所述,而且影响着困扰改革者的对其他方式的选择。

■ 强大的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是否必须先行一步,抑或其他改革在没有这些政策时能取得同样的进展吗?

第2章论述了转轨中宏观经济改革的范围——放开价格与贸易制度,硬预算,新企业的自由准入——并讨论了自由化、稳定化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本章的结论是,不论是广泛的自由化还是坚定

的稳定化,都是提高生产率与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而坚持这些政策要求进行迅速的结构变革以及机构改革。

■ 市场经济必须立即成为私有经济吗?或者说,在改革的早期阶段私有化是否并非当务之急?

市场的正常运转要求有明确的激励机制,而这些机制来自于对产权的确定。第3章论述了创立一种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经济的过程。本章讨论了新的私营企业准入的作用,尤其是重点论述了国有企业、农场、住房及商业不动产的私有化。它分析了为什么所有制变化及分化的非常不同的方法能带来积极的经济成果,而且提出了一些可以推广的政策基础。到目前为止,从转轨中得出的启示是,新企业的准入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私有化及实现私有化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同的国家将在不同的时期实现私有化。此外,一旦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应被视为所有权及企业激励机制结构调整过程的开始,而不是这一过程的终结。

■ 转轨的获益者与失利者之间必然会有巨大的分歧吗?社会政策如何减轻变革的阵痛而同时推动改革的进程?

转轨能产生获益者——年轻人,有朝气的人,流动性大的人以及社会关系多的人——但它也会对明显的、承受力差的集团带来代价,而且在许多国家它还伴随着可以统计的贫困的大量增加。第4章论述了社会政策改革,尤其是减少贫困的直接措施。随着向以市场决定的工资的转变、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减少由企业提供服务,必须同时采取这些直接措施以减少贫困。

本报告考虑的第二个系列的问题越过了这些早期的改革,以分析巩固这些改革成果的长期议程:建立体制,制订政策——这些体制与政策将有助于新的发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取得成功。每个转轨中国家现在都处于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与中央计划体制决裂了。它们在未来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即巩固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对它们来说,没有独一无二的模式可以仿效;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它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性及其适应性。但是一些基本的机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及政府——必须建立起来并适应新的形势。此外,对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必须得以强化,而且各国必须给自己在全

球经济中仔细找寻一体化以后的位置。本报告第二部分讨论了这些问题。

■ 转轨中国家如何制订并强化法律规则？

第5章论述了政府为什么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以便在确定游戏规则及创造执行这些规则的工具时居于领导地位。不过法律规则不能通过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制订，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制订。它也需要有来自底层的需求，是受市场活动的增长所推动的。使新的制度具有可信度也意味着，要向公众显示出政治家和官员自身也是受到这些规则及限制制约的。

■ 各国如何发展有效的金融制度？

各国在开始转轨时，它们的银行系统是脆弱的、被动的，几乎没有能力来评估信用风险，没有资本市场。正如第6章所述，金融部门的改革离不开其他改革，如宏观经济的稳定化及企业改革。不过，及早而坚定地处理这些问题将会减少这些问题的影响，并播种下更有效的制度的种子。

■ 政府必须如何重建自身，以满足市场制度的需要？

第7章论述了实现政府的根本性变革的问题，这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政府如何进行支出和收入的分配；其次一点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配责任。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本质都必须改变，政府应更经常地努力促进私营部门活动的发展，而不是试图排挤它。

■ 各国如何保护其人力资本基础并使之适应新的形势？

各国在进行转轨时，它们的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较为丰富。但如第8章所述，这些国家遗留下来的卫生保健及教育制度必须进行广泛的改革，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及灵活性。

■ 国际一体化对转轨而言为什么如此重要？它对贸易伙伴及资本流动的影响是什么？外部援助如何最好地支持转轨中国家？

这些课题是第9章的内容。与世界市场一体化既有利于转轨中国家本身，其部分原因是可巩固其改革，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外国对转轨的援助在时间及构成上应反映出各国之间的不同：一些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要求上比别的国家更为迫切。捐助者面临的挑战是，所提供的援助要鼓励和促进向市场的转变，而不是取代这种转变。

第10章总结了本报告提供的主要信息。

本报告主要论述的是 CEE 国家、NIS、蒙古、中国和越南。这些国家在广泛的改革领域中目前处于不同的状态，但是只有一两个改革最为领先的国家正在到达一定的阶段，在此阶段，转轨问题逐步退化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正常问题。本报告中考察的国家远远不是唯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更全面的名单可能包括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古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尼加拉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坦桑尼亚等等。许多其他国家有建立在比较脆弱基础上的市场或混合型经济，并在不同的时期部分采用计划模式。因此，转轨过程会引起范围广泛的国家和人民的兴趣。

第一部分

转轨的挑战

各国是在绝然不同的起点上开始进行改革的。本报告的这一部分考察了改革的模式及其进展，其广泛的成果，以及与政策选择有关的国别因素的影响（第1章）。转轨中的重大改革包括放开价格与市场、新企业的准入，以及实施恢复或保持价格稳定的计划。但是各国不应忽视其历史及地理因素，这些遗产与政治的发展一起，既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市场改革的相对重要性，也深刻影响着决策者如何进行这些改革。

自由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是密切相关的（第2章）。市场开放是改革得以进行的基础，而改革则是转轨的所有潜在利益的源泉。然而在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和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信号并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稳定在转轨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是促进生产率提高及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补充。

建立产权与激励机制以及大部分经济实行私营是第二个挑战（第3章）。在这方面，初始条件也起着重要作用。某些转轨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急需实行私有化。但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大众拥护的私有化计划可能会面临互相冲突的目标及困难。